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情感|种植园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文心出版社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情感|种植园

文心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感种植园 / 马国兴, 王彦艳主编. — 郑州 :
文心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510 - 0858 - 7

I. ①情… II. ①马… ②王… III. ①小小小说 - 小说
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5185 号

出版社:文心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960 毫米 1 / 16

印张:12

字数:15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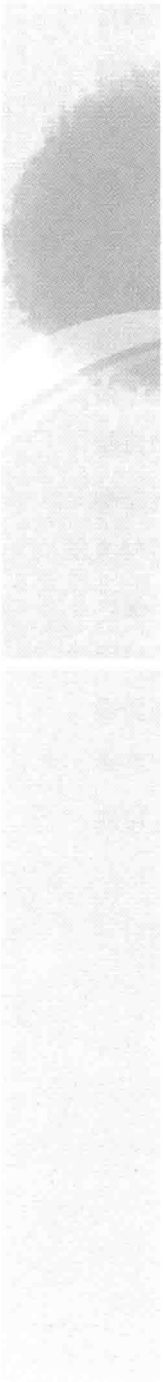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 - 5 000 册

版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510 - 0858 - 7

定价:22.60 元



目录 } Contents

- 海边,有一位老人 / 刘建超 001
- 将军泪 / 刘建超 005
- 将军树 / 刘建超 009
- 包裹与行囊 / 艾苓 012
- 重阳节快乐 / 艾苓 015
- 我爸妈说 / 艾苓 018
- 鱼 / 巩高峰 020
- 小村邮递员 / 巩高峰 024
- 七岁那年洗了一次手 / 巩高峰 027
- 大鱼 / 安石榴 030
- 风倒木 / 安石榴 033
- 全素人 / 安石榴 036
- 心锁 / 侯发山 039
- 母亲的手艺 / 侯发山 042
- 爱的礼物 / 侯发山 045
- 少年 / 陈力娇 048
- 那件事不可饶恕 / 陈力娇 052
- 完美童年 / 陈力娇 055



- 井 / 胡天翔 058
- 河 / 胡天翔 062
- 卖树 / 胡天翔 065
- 奶奶树 / 陈敏 068
- 情感种植园 / 陈敏 071
- 省亲 / 陈敏 073
- 小荷的经典语句 / 孟宪岐 076
- 小河水清清 / 孟宪岐 080
- 栽下一棵万年青 / 孟宪岐 084
- 陪儿子回家 / 刘黎莹 087
- 听来的故事 / 刘黎莹 090
- 考试 / 刘黎莹 093
- 扳着指头数到十 / 芦芙荭 096
- 游戏 / 芦芙荭 98
- 铁匠铺 / 芦芙荭 101
- 民工的孩子 / 来卫东 104
- 石油父亲 / 来卫东 107
- 年夜饭 / 来卫东 110
- 酒干倘卖无 / 李永康 114
- 老人和鸟 / 李永康 116
- 两棵树 / 李永康 119
- 最美的老师 / 刘立勤 121
- 代课教师 / 刘立勤 124
- 转正 / 刘立勤 128
- 一等奖作文 / 韩昌盛 131
- 优秀教师 / 韩昌盛 134



目
录

总想哭的丁克 / 韩昌盛 137

蟹篓 / 白秋 141

母亲 / 白秋 144

柿子红了 / 白秋 147

山乡的五月 / 金光 150

岁月 / 金光 153

新年的康乃馨 / 金光 156

橘子熟了 / 徐建英 159

最后的秧歌 / 徐建英 162

年关岁末 / 徐建英 165

多味的排骨 / 葛明霞 168

马婆的悲伤 / 葛明霞 171

固执的母亲 / 葛明霞 174

假奖真情 / 刘树江 177

那年十七岁 / 刘树江 180

短信 / 杨栋 183



海边，有一位老人

海边，有一位老人

○刘建超

新兵两手托着下巴，撅着屁股趴在窗口，不大的眼睛专注地盯着窗外的海滩。

正是中午，蓝色的大海像淘气累了的孩子，静静地依偎着金色的沙滩小憩。几只悠闲的海鸥潇洒地在海空中舞着芭蕾似的姿势，给寂静的海面点缀了几笔跳动的音符。

哗哗的海涛声又勾得新兵后背发痒：班长，游泳训练不搞喽？

班长抱着一本书头也没抬：不是不搞，是推迟。

新兵：为啥子嘛？人家刚刚学会。

班长：肯定是要来首长了。

新兵兴奋地转过身：是啥首长？师首长吗？

班长：大。

新兵：那是军首长喽？我还没见过师首长呢。

班长甩过一句“新兵蛋子”便埋头看书，不再搭理。新兵又返身趴在了窗口上，两只眼贪婪地舔着海滩。

海滩上有了走动的身影。

新兵瞪大了眼睛，忽然激动地高叫起来：班长、班长，我看见首长了！大首长啊！



班长被新兵的喊声惊了一下,说道:咋呼啥?

新兵激动得脸发红:班长,我看清楚了,真的是他老人家啊。你说,我们能和他说话吗?

班长放下手中的书也趴到了新兵旁边。

海边,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精神矍铄、神态坦然地伫立在岸边,望着海天一色的远方。

老人到来的消息如轻柔的海风吹遍海滨,人们聚集在浴场的围墙外。

老人弯下腰掬了两捧水,缓缓地拍打着胸臂,准备下水。他转过身,看到了围墙外的人群。老人问:该是战士游泳训练的时间喽。

老人身边的人说:为了安全,训练时间推迟了。

老人笑了:要不得,大家一起来嘛。

老人身边的人向围墙外的人们挥挥手:首长让大家一起来。

噢——一片欢呼,人们雀跃着涌进海滩,围在老人身旁,问候祝福。

老人微笑着向大家挥手:我们一起去问候大海吧。

大家和老人一起游进蓝色的海洋,有的人穿着长衣裤也跟着扑进了水里。

新兵有些着急,“狗刨式”扑腾到前边,他看清了眼前这位充满传奇经历的老人,情不自禁地喊了声:首长好!

老人自如地徜徉在海浪中,对新兵微微地笑了。

新兵心潮澎湃,激动得忘了自己是在水中,笔直地敬了个军礼,人便要沉入水底。班长扯住新兵的胳膊,瞪了他一眼。

老人动作自如,边游边问:是新兵吧?

报告首长,已经入伍八个月。

是刚学会游泳?



报告首长，已经学会一个星期。

你是水兵，不能当旱鸭子噢。

报告首长，是！

游泳不要怕呛水，熟悉了水性，你就会驾御它喽。

报告首长，是！

新兵又说：这是我的班长，我跟班长学游泳，要一千米达标。

老人换了个泳姿：班长是军中之母，班长也是军中之父。当好班长也不简单喽。

班长一脸庄重：是，首长，我一定要当个好班长！

海水渐渐涌起了波浪。老人在海浪中依然从容自若，谈笑风生。

游到岸边，海风微吹，有了一丝凉意。老人不用人搀扶，健步走在柔软的沙滩上。

岸边，幼儿园的孩子们站成两排，拍着手喊着：爷爷好，爷爷好。

老人眼中漾出慈祥的光，他同夫人一起走到孩子们中间，轻轻抚摸着孩子红红的脸蛋儿，对幼儿园的教师说：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，你们的工作是缔造未来的工作，谢谢你们。老人和孩子们一同合影，站好位置，老人忽然弯下腰，从一个男孩子的小脚丫旁捡起了几个小石子，他和蔼地摸着孩子的头：不要硌着喽。

老人在人们的簇拥下上了车，向大家挥挥手离去。没有众车相随，也没有警车开道。

第二天，老人没有来，传来的消息是老人已经离开本地了。

新兵问班长：班长，不是说首长要来一周吗？

班长说：还不明白啊，怕影响咱们训练。游泳训练，现在开始！

是！新兵和班长一同扑进大海。

当上了营长的新兵，闲暇时，总爱支撑着下巴趴在窗口。他对老班长说：教导员，我好像总能看到海边站着一位老人。



老班长说：我也是。

每年的游泳训练，营长都要做动员，都要讲老人的故事。



将 军 泪

○刘建超

将军不流泪。

将军十二岁那年，揣着两块烤红薯，翻了三十里山路，参军报仇。他牙齿咬破了嘴唇，鲜血直流。村口的老槐树下，白匪肆虐，树上还吊着他父母的尸首。

队伍上很苦，大人都受不了。年少的他受得了，餐风宿露，酷暑严寒，他从不叫苦。在队伍里长大的他，听到枪声就振奋，托起枪手就痒，打仗就知道往前冲。

暮秋。他带领的一个连，在岐山山坳中与日本鬼子一个中队遭遇。两天两夜，枪炮震聋了山谷，硝烟熏黑了黄土。

硝烟散尽，活下来九个人——他和被他俘虏的八个鬼子。一身伤的他，脸上已经没有任何表情，依然精神抖擞，大声吆喝着俘虏前行。在一个山包前，俘虏开始叽里呱啦地大声说话，显得有些兴奋，前边的一个鬼子也越走越快。如果前边的鬼子拐过山包，就不在他的监视范围了。他急了，端起枪，大声喊：“站住，我命令你们站住！”鬼子依然往前走，前面的一个鬼子还跑了起来。他沉不住气了，手中的枪响了，跑在前面的鬼子趴下不动了。后来从鬼子口中得知，鬼子是看到前面的岐水河了，想去洗一洗。



他受了处分,被降了职。他不后悔,拿了一瓶酒,坐在烈士坟墓前,喝得酩酊大醉。

战火硝烟中,他成长为一名师长。因为他总是把“我命令你”挂在嘴边,大家都叫他将军。这时的他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还是孤身一人。在一次恶战中,将军负伤住进医院,肩膀上还镶嵌着一块炸弹皮。

医院没有了麻药,伤情又不容拖延。

将军对院长说:“别啰唆了,我命令你,挖!”将军嘴里咬了块毛巾,汗水小溪一般顺将军的脸颊流淌。被疼痛扭曲面庞的将军,顺着为他擦汗的小手,看到了白口罩上面的那双美丽的大眼睛,心中竟涌动一丝柔情。

窝在医院的将军脾气越发暴躁,可每次“大眼睛”给他换药的时候,将军就会温顺得像只猫。“大眼睛”手中的棉球在将军的伤口处仔细地抹擦,鼻中的气息缓缓地抚摸着将军的脖颈,将军就恍惚。

那次“大眼睛”给将军换完药,将军对“大眼睛”说:“我命令你,嫁给我。”

“大眼睛”的眼神中瞬间有些慌乱,脸涨得通红,说:“你、你不讲理。我干吗嫁给你?”

将军怔了,说:“那好,我命令你一个月内爱上我。”

“大眼睛”有些恼怒:“你!你霸道!”

“大眼睛”找到院长诉说,院长笑了,和“大眼睛”讲了许多关于将军的故事。

“大眼睛”不再去给将军换药。将军也要脾气,“大眼睛”不来就不换药。院长讲道理下命令,“大眼睛”才噘着嘴去给将军换药,但就是不和将军说一句话。将军在“大眼睛”走出房门前说:“还有 28 天。”“大眼睛”被气笑了——老大不小的人了,还跟孩子似的。



敌机又来轰炸,好像是有备而来,一发炮弹已经在医院旁边轰然炸响。人心慌乱,形势危急,医院必须立即转移。

“大眼睛”焦急地说:“院长开会去了,怎么办啊?”

将军一把扯掉针头,疾步走向院子中间,大声吼道:“现在听我的命令,先把重伤员往后山转移,快!”指挥着大家有条不紊地快速撤离。

最后一个离开的将军,竟然快步走到院角的一棵树下,小心翼翼地捧起一只被炸弹震落到地上的雏鸟。将军轻抚着惊恐万状的小生灵,喃喃地说:“它应该有美好的明天,带着它离开吧。”轻轻地把雏鸟放在“大眼睛”的手里。

小院顷刻间笼罩在了炮火之中。刚才好险啊,“大眼睛”充满敬佩地望着从容不迫的将军。

将军伤愈,要归队。“大眼睛”给将军收拾行装。

“大眼睛”说:“沟上的桃花开得正艳,好看呢。”

将军说:“大男人看什么花花草草啊。明天我就归队了。你能不能再给我换一次药?”

“大眼睛”笑了:“你伤都好了,还换什么药啊。”

将军说:“你甭问。给不给换吗?”

“大眼睛”不笑了,拿过棉纱轻柔地给将军“换药”。

将军一走,再无音讯。“大眼睛”从自前线回来的伤员口中得知,将军下了江南。

疗养所建在风光旖旎的南国海滨。将军坐在轮椅上,面朝大海,手里攥着一团泛黄的棉纱。海风吹来,将军的一条裤管随风舞动。

将军身边传来抽泣声,将军怔住了,是年轻漂亮的“大眼睛”。

“你来干什么?我命令你走开,走开!”

“大眼睛”笑了:“我转业了,你的命令我可以不执行。我是来给



你当拐杖的。”

将军沉吟许久,最后冷冷地说:“你来迟了。”将军用有力的手改变了轮椅移动的方向,缓缓离去,给“大眼睛”留下岩石一样的背影。

“大眼睛”呆呆地站在海边,海风吹散了她的一头秀发。

此时的将军,胸前正落下大滴的泪珠。



将 军 树

○刘建超

将军指着眼前一片茫茫的戈壁滩,用仅存的左臂潇洒威武地一挥:同志们,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,搭帐篷。金黄的戈壁滩上星罗棋布地支起泛着淡淡绿色的蘑菇般的帐篷。将军走进了一顶帐篷,看到敬着军礼的小战士脸上挂着一滴未来得及拭去的泪痕。将军和蔼地笑了:怎么,小鬼,想家了?小战士又抹了把脸:报告首长,没有。将军把自己的手绢递到小战士的手里:那你哭啥子噢?小战士低着头:这里,一棵树都没有,一点绿都见不到。将军的面色凝重起来:是啊,这里没有树没有草,还缺水。我们来喽就要改变这一切。

部队的备战任务很重,营区的建设计划周期一再提前。闲暇下来,将军就带着大家在基地的四周植树。基地缺水,生活用水靠军车运送,每人每天的用水都有严格的定量。连刷牙水也只有两口,植树也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战士洗脸擦澡洗衣都不用肥皂,把积攒下的水用来浇树。树,植了,枯了;再植,还是枯了。小战士成为老兵,退伍时,将军来了。将军手里托着一个瓷盘,盘里生长着郁郁葱葱的蒜苗。将军说:很对不起啊,小鬼。只能送你一盘绿蒜苗喽。但是,你要相信,我们的营区将来一定会比你手中的这片绿还要美哟。

距营区二十里外有条季节河,每年雨季都会给干旱的戈壁滩留下



一段时期的滋润。将军带着战士要开出一道引槽,把季节河水引入营区。水引入了营区的水塘,营区建起拦风沙的围墙,挖沙填土栽下耐风沙的胡杨树。营区的入口处竟然有五棵胡杨树泛出了嫩嫩的绿芽,战士搬出锣鼓家什,敲敲打打过年一般热闹。几乎所有人都给家里写了信,报告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植的树,发芽长叶了。以后,所有退伍的老兵,离开部队时都要到胡杨树前照张相,留个纪念,所有的新兵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都有那五棵逐渐茁壮起来的胡杨树。将军每天都要到胡杨树前来看看转转的,他熟悉每一棵树上的每一个树杈。落下一片树叶,他也会小心地捡起,托在掌心凝视许久。

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季,五棵胡杨树已经能够遮出一片荫凉。将军又来到胡杨树前,忽然,将军惊愕地瞪圆了眼睛,一棵树上攀着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娃娃,手里攥着几根折断的枝条。将军几乎是飞上前去,一手把娃娃从树上抱了下来。将军拿过娃娃手中的枝条,眼中盈着泪:你是谁家的娃娃?你干啥子要折树噢?娃娃被吓得有些愣怔:我要编草帽。通信团团长急匆匆跑来:报告首长,是我的孩子,家属刚随军。团长对娃娃扬起手,将军严厉地制止住:娃娃没有错,有错的是你。你以后的任务就是好好植树。将军走了几步又停下,把手中的枝条塞到团长的手里:编个草帽,给娃娃。

营区里经常可以看到扛着锨提着水桶植树的团长,他的身后跟着一个穿着开裆裤拿着玩具水桶的娃娃。营区一茬一茬的树绿了,远远望去,黄澄澄的戈壁滩蓦然冒出一片绿洲。团长给树浇完水,双手垫在脑后打盹儿。忽然一股清香飘来,沁人心脾。他睁开眼睛,娃娃坐在身边,手里捧着两只青黄色的梨。他一跃而起,抓过梨问娃娃:哪儿来的?娃娃小手指向远处。远处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影绰绰的背影,但是那只空空的袖管被风吹起,像一面猎猎招展的旗帜。将军告诉团长,那几只梨是他到兄弟单位开会带回来的。这种梨树耐旱抗风沙,



很适合我们营区栽种。将军让他带人去学习取经。有一天我们的营区也会变成花果山。

营区的梨树采摘下的第一筐果子,基地委托团长和娃娃把果子带到了北京医院,送给将军尝尝。弥留之际的将军望着黄黄的果子,苍白的脸颊泛起红晕,两眼放出欣喜的光芒。他颤颤巍巍的手捧着一只梨,慢慢地放到鼻下,深情地闻着、闻着。护士把将军枕边厚厚的笔记本交给团长,本子每一页里都夹着一片树叶。

根据将军的遗愿,将军的骨灰被埋在了营区那五棵胡杨树下。战士把那五棵胡杨树亲切地称为“将军树”。

我就在“将军树”下站岗。我就是当年折断树枝编草帽的那个娃娃。